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民國七十一年九月

宋代傳奇與志怪

精一冊 美金十五元

發行人

兼主編：朱

出版者：天

出 版 社

社址：台北市和平西路二段六六號三樓

電話：三〇一二八七三

郵政：一〇一 一二四 七

信箱：七 二 一 二 九 號

登記證：新聞局版台業字第〇〇五五一號

編號	篇 名	作 者	資 料	來 源	頁次
<u>宋代傳奇與志怪</u>					
1	兩宋時代的傳奇小說	澎 澤	中華文藝 104期	68.10 台北	1
2	宋之傳奇	郭箴一	中國小說史第五章第三節	66.10 台北市商務印書館	6
3	宋之志怪及傳奇文	明倫出版社編輯部	中國小說史略	58.5 台北市明倫出版社	13
4	宋之雜俎	孟 瑤	中國小說史(第二冊)	58.12 台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	18
5	宋之傳奇	孟 瑤	中國小說史(第二冊)	58.12 台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	22
6	宋之傳奇與雜俎	孟 瑤	中國小說史(第二冊)	58.12 台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	25
7	兩宋時代的志怪小說	澎 澤	中華文藝 18卷1期	68.9 台北	26
8	宋代的志怪傳奇與話本	葛賢寧	中國小說史第七章	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31
9	六朝志怪小說與宋代志怪及傳奇	全寅初	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研究第五章第二節	67.9 師大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42
10	太平廣記五百卷	皮述民	宋代小說考證	49.6 台北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45
11	太平廣記與夷堅志	秦益誠	中國小說史初稿	香港星洲世界書局	47
12	夷堅志四百二十卷	皮述民	宋代小說考證	49.6 台北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51
13	續世說十二卷	皮述民	宋代小說考證	49.6 台北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52
14	宋人的冥報觀—洪邁「夷堅志」試探	劉靜貞	食貨月刊復刊 9卷 11期	69.2 台北食貨月刊社	53
15	江淮異人錄二卷	皮述民	宋代小說考證	49.6 台北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57
16	茅亭客話十卷	皮述民	宋代小說考證	49.6 台北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58
17	陶朱新錄一卷	皮述民	宋代小說考證	49.6 台北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59
18	喚車志五卷	皮述民	宋代小說考證	49.6 台北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60
19	投轎錄一卷	皮述民	宋代小說考證	49.6 台北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61
20	閑窗括異志一卷	皮述民	宋代小說考證	49.6 台北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62
21	稽神錄六卷	皮述民	宋代小說考證	49.6 台北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63
22	宋人所作傳奇	譚嘉定	中國小說發達史	67.9 台北啓業書局影印	64

小說史談淺話

兩宋時代的傳奇小說

澎湃

我國傳奇小說，原是興起於唐代，成績卓著，盛極一時，在文學發展史上，有其肯定性的重要地位。降至北宋，特別是到了南宋，我國小說的發展，則是以文體淺近，內容通俗的白話小說為主流。這種白話小說，根源於「說話」的話本，一稱平話，又稱諺詞小說。是故兩宋時代的傳奇小說，它在文學發展史上，並沒有多大的重要地位。

兩宋時代，無論時代潮流，社會結構，生活環境，文人心態，一切的一切，全不同於唐代。因此，文學的發展，小說的創作，基於這些影響，全都有了新的發展方向，新的創作形式。在兩宋時代，雖然也有傳奇小說一類的創作，可是論其實質，頗多筆力薄弱，文字黯淡，都是因襲遺風，缺乏創意，此在藝術創造上，實在談不到有什麼文學價值。這也就是說，兩宋時代的傳奇小說，都是倣摹唐人的作品，以致不能表現它的鮮活，展布它的神韻；創作的結果，不能算是小說，大多是一種沒有生命，沒有光彩，而且又不感人的故事。

所以，兩宋時代的傳奇小說，在文學發展史上，之所以沒有多大的重要地位，就是基於這個道理。

儘管如此，但是，兩宋時代的傳奇小說，仍然為數不少。這個事實的存在，我們也就不能因為它沒有什麼文學價值，沒有多大文學地位，而來給予全部的否定。因此，我們必須根據事實的存在，來作一番檢視性的探討。

兩宋時代的傳奇小說，固然為數不算很少，然而，這一類作品的作家，我們所知道的，却是很少；迄今為止，不過只知道有樂史和秦醇兩人而已。樂史所著的傳奇小說，為數很多，計有：楊太貞外傳、綠珠傳、滕王外傳、李白外傳、許邁傳。秦醇所著的傳奇小說；也不算少，計有：趙飛燕別傳、譚意歌傳、驪山記、溫泉記。至於不知作者姓名的作品，尚有：開河記、迷樓記、海山記、大業拾遺記、梅妃傳、李師師傳、王樹傳、王幼玉傳等等。文字都不夠華美，內容也不夠精彩。

樂史，字子正，撫州宜黃人。生於後唐天成五年，卒於北宋景德四年，享年七十八歲。樂史不但是一位傳奇小說作家，他在北宋時代，實在也是一位多產的文史作家，生平著作，真是多得驚人。他隨南唐後主李煜降於北宋，初為著作佐郎，知陵州；呈獻金明池賦，旋被召為三館編修。雍熙三年，又獻所著真舉事三十卷，登科記三十卷，題解二十卷，唐登科文選五十卷，孝弟錄二十卷，續草異記三卷。太宗皇帝為嘉他的勤學，特別升他為著作郎，派在國史館工作。不久，又獻廣孝傳五十卷，總仙傳一百四十一卷，太宗下詔秘閣寫本進呈。咸平初年，遷為職方之職。爾後，復獻廣孝新書五十卷，上清文苑四十卷。最後，出掌西京等勘司。他居洛陽很久，所居之所，建有亭榭花木之勝，生活過得極

遊自在。樂史極愛著述，但知博而不精。他又長於地理，著有太平寰宇記二百卷。此外，還著有總記傳一百三十卷，坐知天下記四十卷，神頤實錄二十卷，廣草吳記二十卷，諸仙傳二十五卷，神仙宮殿窟宅記十卷等等，又編所著爲仙洞集一百卷。其中，太平寰宇記一書，徵引叢書一百多種，並且雜有小說家之言。所著傳奇小說，以楊太貞外傳及綠珠傳爲例，都是蕪萃野史成文，並未忠於史實，而又參以輿地志語，所以缺少藝術的成就。

楊太貞外傳：是爲長恨歌傳與長恨歌的重述，全篇從楊貴妃入宮開始，寫到唐明皇的死爲止，其中除了加入一些小故事之外，通篇沒有任何的新意，文字也遠不如陳鴻的簡潔，白居易的優美。這部傳奇，前半部鋪陳人間繁華，後半部寫盡人間淒落，兩相對照，頗有一些悲劇的意味。在此，且先看卷上的一小段原文：「……三十載上元節，楊氏之宅夜遊，遇廣寧公主騎從爭西甫門。楊氏奴揮鞭誤及公主衣，公主墜馬，駙馬程昌節扶公主，因及數過。公主泣委之，上令殺殺楊家奴一人，昌節停官，不許朝謁。於是，楊家尊橫，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謠曰：『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是門楣。』其天下人心羨慕如此。……」接着，再看卷下的一小段文字：「……後欲改葬，李輔國等皆不從，……肅宗遂止之。上皇密令中官，潛移葬之於他所。妃之初葬，以紫褥裹之。及移葬，肌膚已消釋矣。胸前猶有鑄香囊在焉，中官葬畢，以獻。上皇置之懷袖，又令畫工寫妃形於別殿，朝夕視之而歎歎焉。上皇既居南內，夜闌登勤政樓，凭欄南望，烟月滿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歌歎，聞里中懸戀如有歌聲者。……上因顧淒涼，不覺流涕，左右亦爲感傷。……」篇末，並且寫了一些規誠

的話句：「唐明皇之一誤，貽天下之羞，所以祿山叛亂，指罪三人。今爲外傳，非徒拾楊妃之故事，且懲禍階而已。」顯然，這部傳奇小說，確是因襲舊故，毫無新意。篇末的規諭，更是一些陳腔濫調的老套。這點，固然與唐代的傳奇小說無異，但却沒有唐代傳奇小說的那份韻味。

綠珠傳：是敍述孫秀與石崇交惡，綠珠墜樓殉情報主的故事。這段故事，產生在西晉八王之亂的時代。這段故事，原是愛情小說的上好材料，但在歷史的筆下，寫得並不十分出色。茲錄一段原文，可以概見。「……趙王倫亂常，孫秀使人求綠珠。……崇勃然曰：「他無所愛，綠珠不可得也。」

「秀白是許倫族之。收兵忽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殺罪。」綠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於是，墜樓而死。崇棄東市，後人名其樓曰「綠珠樓」。樓在步庚里，近狄泉，泉在正城之東。綠珠有弟子宋焯，有國色，善吹笛，後入宋明帝宮中。今白州有一派水，自雙角山出，合容州江，呼爲「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村、昭君場，吳有西施谷、胭脂塘，蓋取美人出處爲名。又有「綠珠井」，在雙角山下。故老傳云：汲此井飲者，誕女必多美麗。里閭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時，因以巨石鎮之，爾後有產女端妍者，七竅四肢，多不完具。異哉！山水之使然！……其後詩人題歌舞妓者，皆以綠珠爲名。……其故何哉？蓋一婢子，不知書，而能感主恩，慎不顧身，志烈慷慨，誠足使後人仰慕歌詠也。……」篇末，又復循例寫了一些規諭的文句：「今爲此傳，非徒述美麗，空禍源，且欲懲戒孽恩負義之類也。」讀了這段原文摘錄，使我們不禁有些奇怪！綠珠何許人？如何到石崇家當歌妓？如何使得石崇愛她？墜樓之前又有些什麼心理狀況？全都没有描寫；偏偏却把許多不太重要的事，描述了一大堆。嚴格說來，實在不足以稱爲綠珠傳。當然，它也就不是一篇美好的傳奇小說了。

樂史的傳奇小說，除了上述的楊太真外傳與綠珠傳之外，還有愍王外傳、李白外傳、許邁傳等三
物，均以原著亡佚不存，是故無法介述。一般認為：樂史的生平著述，為數雖然多得驚人，但他却只
有太平記二百卷，始能稱得上是精審之作。至於他的傳奇小說不夠美好，當然也就是衆所公認的
了。

秦醇，字子復，一作子履，亳州譙人。生卒年月及生平事蹟，均無可考。秦醇所著的傳奇小說，
被收錄於劉斧所編的青瑣高議之中，所以知道他是北宋時代的人。青瑣高議所收他的傳奇小說，計有
：趙飛燕別傳，諱意歌傳，驪山記，溫泉記等四篇。這些作品，無論文辭創意，都很低俗，除了構造
一個故事，確實是談不上有什麼文學價值。

趙飛燕別傳：據作者自序說：這篇文章，是在李家牆角的破筐中所得到。這篇傳奇小說，是敍述
西漢成帝與趙飛燕姊妹，雙雙因愛爭寵的故事。係自飛燕入宮說起，一直到飛燕自縊身死，最後再以
冥報化為大結為止。文中曾有「蘭湯灑灑，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的語句，明人看到，誤
以為是真正的古籍。事實上，這不過只是秦醇的故弄玄虛而已。秦醇所著的傳奇小說，雖不足觀；但
在本篇中的有一段描寫，却也很能引人入勝。這段描寫的原文是：「……昭儀（按即趙飛燕）方浴，
帝私窺之。侍者報昭儀，昭儀急趨燭後避。帝瞥見之，心愈耽惑。他日，昭儀浴，帝默賜侍者，特令
不言。帝自屏簾覘，蘭湯灑灑，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帝意興揚，若無所主。帝常語近
侍，自古人主無二后，若有，則吾立昭儀爲后矣。后知昭儀以浴盆籠，乃具湯浴，請帝以觀。既往
，后入浴，裸體而立，以水沃之。后愈親近，而帝愈不樂，不幸而去。后泣曰：『愛在一身，無可奈

何！」后生日，昭儀爲質，帝亦同往。酒半酣，后欲感動帝意，乃泣數行下。帝曰：「他人對酒而樂

，子獨悲，豈有所不足耶？」后曰：「妾昔在主宮時，希幸其第，妾立主後，希視妾不移目，甚久。主知希意，遣妾侍帝，竟承更衣之幸，下體常汚御服。妾欲爲帝洗去，帝曰：『留以爲憶。』不數日，備後宮。時帝齒痕，猶在妾頸。今日思之，不覺感泣。」帝惻然懷舊，有愛后意，傾視嗟嘆！帝欲留

，昭儀先辭去。帝遇暮方離后宮。」這段文辭，在西漢伶玄所著的飛燕外傳中，也有類似的敘述，只是本篇的描寫，較之更見深刻生動。又：本篇活后所說的一段對話，却在許多有關趙飛燕的故事中，都已變爲昭儀（即趙飛燕）失寵後的一段說詞。究以何者爲是，則就恐怕要去大費一番考證的工夫了。

譚意歌傳：是敘述意歌其人，本爲良家之女，流落在長沙爲娼，曾與汝州人張正字相戀，兩人私訂終身。不幸正字迫於母命，竟與他女結婚。三年之後，正字的妻子亡故。當時，適有他的朋友自長沙到汝州，指責正字負心，盛道意歌的賢德。正字聽後，立即把意歌迎歸。後來，生子得舉進士，意歌成爲命婦，夫婦恩愛，偕老以終。這篇傳奇小說，有人認爲是因襲唐人蔣防的霍小玉傳，只不過是把它的情節，改爲一個大團圓的結果而已。這個說法，確實相當的中肯。

驪山記與溫泉記：這兩篇傳奇小說，雖是各自獨立成篇，但它的內容，却是同一個故事，同一個題材。如果把它合而爲一，並無不宜之處。這兩篇作品，是敘述張鈞其人，進京應試不第返蜀，路過驪山之下，訪問當地故老，探詢楊貴妃的逸事；故老就其所知，一一爲之具告。爾後，張鈞再過驪山，遇到楊貴妃遣人相召，詢問人間的世事，並且待爲上賓，賜以溫泉之浴。翌日，貴妃命人送回，張鈞始如夢醒。因而題詩於壁，以記其事。後來，張鈞在野外遇一牧童，送上和詩一首，說是一位婦人

所託，並喻前途珍重。這兩篇作品，當然都是虛構的，在楊貴妃的故事中，並無這段史實。

兩宋時代的傳奇小說，除了知道作者姓名的作品，已如上述之外，至於不知作者姓名的作品，為數也還不少。以下，就是這些作品內容的簡述。

開河記：全文一卷。是敍述驪叔謀其人，奉隋煬帝之命開鑿運河，他的種種擾民、掘墓、納賄、食人小兒的不法事件，終致案發被誅的故事。文中有一段說：「叔謀既至寧陵縣，患風癢，起坐不得。……取半年羊羔，殺而取腔，以和藥，藥未盡而病已痊。自後……鄉村獻羊羔者日數千人。……寧陵下馬村民陶郎兒，兄弟皆兒狼，盜他人孩兒年三四歲者，殺之，去頭足，蒸熟，獻叔謀。咀嚼香美，迴異羊羔，愛慕不已。……襄陽、寧陵、睢陽所失孩兒數百，冤痛哀聲，旦夕不輟。……」

迷樓記：全文一卷。是敍述隋煬帝晚年的種種荒淫生活，由於王義的苦諫，乃獨宿兩晚，深感不樂，復入後宮，聽到童謡，自知氣運已盡的故事。文中有一段說：「有迷樓宮人靜夜吭歌云：『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去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帝聞其歌，披衣起聽，召宮女問之云：『孰使汝歌也？汝自歌之耶？』宮女曰：『臣有弟，民間得此歌，曰：『道途兒童，多唱此歌。』帝默然久之，曰：『天啓之也！人啓之也！』帝因索酒，自歌云：『宮木陰濃燕子飛，興衰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霓變紅輝。』歌竟，不勝其悲。近侍奏：『無故而悲，又歌，臣皆不曉。』帝曰：『休問，他日自知也。』……」

海山記：全文二卷。是敍述隋煬帝的一生事蹟，開始於隋煬帝的降生，次述隋煬帝的大興土木，覩見妖鬼，巡幸江都，終至隋煬帝遇害而死。文中有一段說：「一日，浴水漁者獲生鯉一尾，金鱗赤

尾，鮮明可愛。帝問漁者之姓，告曰：姓解，未有名。帝以朱筆於魚額書「解生」二字以記之，乃放之北海中。後帝幸北海，其鯉已長丈餘，浮水見帝，其魚不沒。帝時與蕭何同看，魚之額朱字猶存，惟解字無半，尚隱隱角字生焉。蕭何曰：「鯉有角，乃龍也。」帝曰：「朕爲人主，豈有不知此意？」遂引弓射之，魚乃沉水。……」

以上開河記、迷樓記、海山記等三篇的內容，與大業拾遺記的內容大同小異；所不同的是，這三篇的內容較爲詳細，參雜的俚句也較多，所以它的文采，就稍遜於大業拾遺記。其中，海山記一篇，也見錄於清瑣言之中，題下原有小註。上卷刊有「說煬帝宮中花木」，下卷刊有「記煬帝後苑鳥獸」。此爲劉斧所加，並非原本所有。由此，正可見出這些作品，乃爲北宋的傳奇小說作家所著。今本有題韓偓所撰，事實上則是明人的妄作。

大業拾遺記：又名隋遺錄，全文二卷，題爲唐代顏師古所撰。跋言中，說是在會昌年間，開啓上元縣的瓦棺寺，得書一帙，乃是隋書的遺稿，中有數幅，題爲南部烟花錄，全部檢視，皆有顏師古的名字。可惜缺落了十之七八，因而加以補充，藉資流傳。跋後沒有名字，大概就是出自撰寫此文的作者之手。所謂唐代顏師古撰，不過是一種假託而已。大業拾遺記的全文內容，開始，是敍述隋煬帝將幸江都，令派龐叔謀去督開運河的事。接着，敍述開河途中，許多擾民苛政不法的事。接下去，敍述建造迷樓，荒淫不理國事，當時人心，全寄望於唐公李淵來加拯救。最後，敍述宇文化及準備謀變，因請大放官奴分直上下，燭浦准他所奏。全篇敍述，相當凌亂，且有許多地方，根本不符史實。不過，它的文筆，還算不俗，明麗雋致，也時有綽約可觀之處。茲錄一段，即可概見：「長安貢御車女

哀寶兒，年十五，腰肢纖緻，駭冶多態。記愛之特厚。時洛陽進合蒂迎春花，云得之嵩山塢中，人
不知名，採者異而貢之。會帝駕適至，因以迎並名之。……帝命寶兒持之，號曰司花女。時詔虞世
南草擬征遼指揮德音敕於帝側，寶兒注視久之。帝謂世南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朕常謂儒生飾於
文字，豈人能孰是乎？及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慙惡，今注目於卿。卿才人，可便嘲之。」世南
應詔爲絕句曰：「學畫_亞黃半未成，垂眉諱袖太惡生。緣愁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董行。」帝大悅
。……」

梅妃傳：全文一卷。是敍述唐明皇有一寵妃叫江采蘋，因爲愛梅，皆戲呼爲梅妃。後來，楊貴妃
入宮，由於爭寵，乃把她幽放了。等到安祿山之亂起，梅妃則死於兵刃。這篇作品的後面，也有一篇
跋言，略謂：「此傳得自萬卷朱遵度家，大中二年所書，惟葉少蘊與予得之。」跋後也沒有署名，當
係此文的作者所寫。少蘊，爲葉夢得的字，如此看來，這篇作品可能著於北宋南渡的前後。今本題爲
唐代曹鄒所撰，自然也是出於明人的偽造。文中有一段說：「後上與妃鬥茶，顧諸王駁曰：『此梅精
也。賜白玉笛，作驚鳴舞，一座光輝。鬥茶今又勝我矣。』妃應聲曰：『草木之戲，誤勝陛下。設使
調和四海，烹飪鼎臚，萬乘自有心法，賤妾何能較勝負也。』上大悅。會太真楊氏入侍，寵愛日羣，
上無疎意。而二人相疾，避路而行。……」

李師師傳：全文一卷。是敍述北宋徽宗易服私行，戀愛娼女李師師的故事。徽宗對師師百般憐愛
，日常賞賜甚厚；又由離宮作一潛道，通到師師的住宅，及至禪位，遊興始衰。師師後來棄家，去作
女尼。迨至金兵入汴京，金主指名要找師師，張邦昌等費了很大的工夫，終於把她找到，獻給金主。

師師大驚，以簪自刺喉頭，未能死去；旋又折簪吞下，始克如願殉難，以報徽宗。這段故事，宣和遺事也有記載，但其內容，却小有不同。這篇傳奇小說的主旨，雖然是在諷刺當時的貳臣，然其文辭的雅艷，究非出自一般文人的手筆。文中有很多筆法，就很顯得相當的不俗。「暮夜，希易服雜內侍四十餘人，出東華門二里許，至鎮安坊。鎮安坊者，李姥所居之里也。希麾止餘人，獨與迪翔步而入。……姥復款洽良久，獨未見師師出拜。……帝意興閒適，獨未見師師出侍。……姥侍傍款語多時，而師師終未出見。……勸帝歡飲，而師師終未一見。……一燈熒然，而絕無師師在。……」「像這樣的製造氣氛，一步扣緊一步，此在兩宋的傳奇小說中，我們就不能說它也是文辭低俗的作品了。」

至於前曾提到的王淑傳和王幼玉傳等等的作品，由於沒有看到原著，究竟內容如何，文辭如何，這就只能一筆帶過，難作檢視性的介述。

最後，我們必須特別提到的，就是北宋時代的傳奇小說，被收在劉斧所編的青瑣高議一書之中，為數還有很多，只是這些作品，沒有前述各篇的流傳人口。青瑣高議一書，原著為十八卷，今本為二十卷，又有別集七卷。編者生平，已無可考，僅能證實劉斧其人，確為北宋時代的文人。至此，我們可知：我國兩宋時代的傳奇小說，它在創作的藝術上，雖然沒有超越唐代的成就，沒有什么了不得的文學價值，但它所產生的數量，確實是不算很少。尤其若干作品，無論文辭創意，仍然還是有其可觀之處。只是這類作品，比較為數不多罷了。也許，這便是兩宋時代的傳奇小說，在文學發展上，雖無重要地位，仍然有其一席之地的緣故吧！

中國小說史

三六

第三節 宋之傳奇

新編一

宋人作單篇傳奇的很少，且大都不題作者姓名。即有，除了樂史外，作者的生平又不可考，所以大都不能確定他們作品產生的時代。但傳奇到了宋代，所敍多剽蕪，而且在小說史上，這個時代已經是「話本」的時代了。

(一) 太真外傳及綠珠傳

樂史（九三〇至一〇〇七）字子正，撫州宜黃人。自南唐入宋為著作佐郎，知饒州，獻《金明池賦》，召為三館編修。雍熙三年，獻所著《貢舉學三十卷》、《登科記三十卷》、《題解二十卷》、《唐登科文選五十卷》、《孝弟錄二十卷》、《續卓異記三卷》。太宗嘉其勤，遷著作郎，直史館。又獻《廣孝傳五十卷》、《續仙傳一百四十卷》，詔懿闈寫本進內。咸平初，遷職方員外郎，復獻《廣博傳五十卷》、《上清文苑四十卷》。後出宰西京慶勸司。居洛頤久，因卜居于李樹竹樹之勝，優遊自得。朱雀卒，史臣著述，然博而不精，史又長於地理，尚有

太平寰宇記一百卷。此外總記傳一百三十卷，坐知天下記四十卷，商頌實錄二十卷，廣卓異記二十卷，諸仙傳二十五卷，神仙宮殿窟宅記十卷……又編所著爲仙洞集一百卷。太平寰宇記徵引羣書至古餘稿，而時難以小說家言所作傳奇，今見綠珠傳一卷及楊太真外傳二卷，皆舊萃神史成文，而又參以輿地志語，篇末亦有嚴冷的諷語。亦如唐人而增其嚴冷，於綠珠傳最明白。

……趙王倫亂，常孫秀使人求綠珠……崇勃然曰：「他無所愛，綠珠不可得也！」秀自是暗倫族之，收兵忽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獲罪。」綠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於是墮樓而死。崇棄東市，後人名其樓曰綠珠樓。樓在步庚里，近狄泉，泉在正城之東。綠珠有弟子宋祚，有國色，善吹笛，後入宋明帝宮中。白州有一派水，自雙角山出，合容州江，呼爲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村，昭君塲，吳有西施谷，脂粉塘，蓋取美人出處爲名。又有綠珠井，在雙角山下，故老傳云：汲此井水者，誕女必多美麗，里間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時，因以巨石鎮之，爾後有產女端妍者，七竇四肢多不完具。異哉山水之使然！

……其後詩人題歌舞妓者，皆以綠珠爲名。……其故何哉？蓋一婢子不知書，而能感主恩，憤